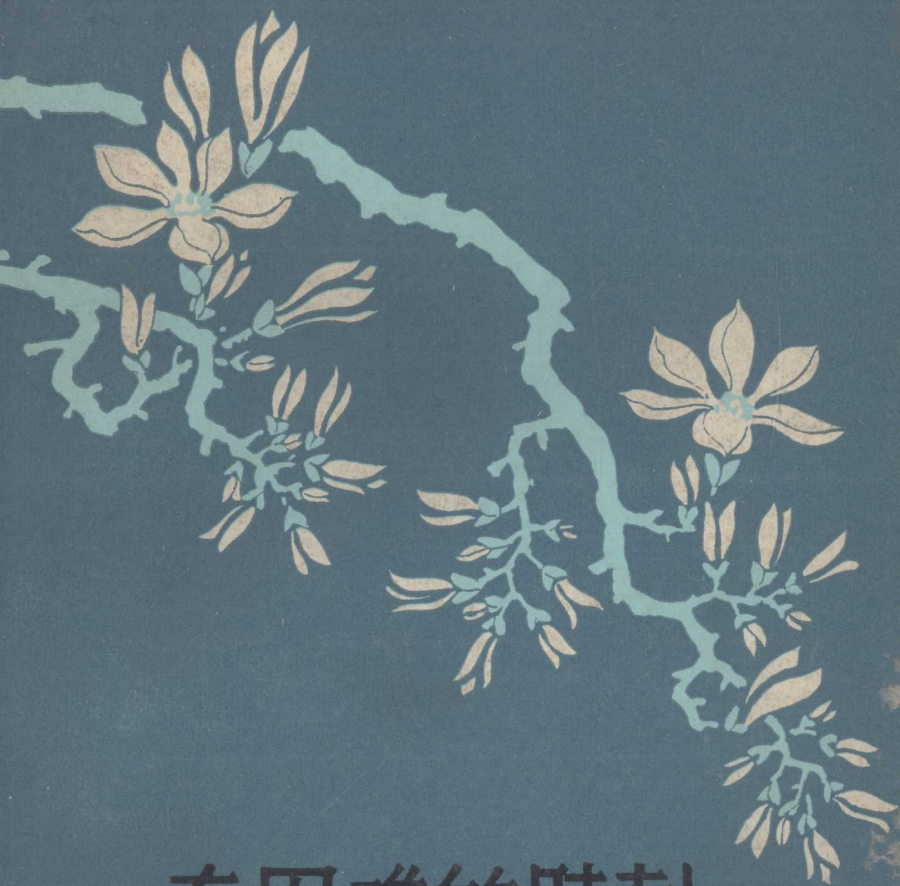




在困难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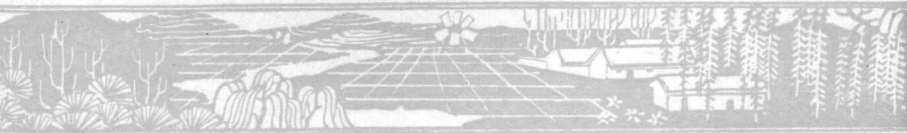


农村文艺丛书

在困难的时刻

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在困难的时刻

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編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frac{3}{16}$ 字数：45千

1963年7月第1版

1963年7月合肥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前 言

为了滿足农村讀者閱讀需要，我們編輯了一套农村文艺丛書，其中包括短篇小說、詩歌、演唱等。

这套农村文艺丛書，着重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农村生活。其中有很多作品描繪了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歌頌了他們爱集体、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高貴品質，以及他們向各种困难作斗争的坚毅风格。这些作品不僅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內容，而且通俗易懂，适合农村讀者閱讀。我們希望广大农村讀者喜爱这套丛書，特别是希望大家讀过之后，能从中得到启发和鼓舞，更加热情百倍地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

我們編輯这套丛書还是初次嘗試，怎样才能編得更好，更适合大家的要求，希望大家多多提供改进意見。

目 录

在困难的时刻.....楊书云(1)

三个书记.....吉学沛(28)

腊梅子.....海 涛(40)

小旦的婚事.....王有任(59)

四个早晨的故事.....王庆丰(73)

在困难的时刻

楊 书 云

滿屋里，烟霧繚繞，人語鼎沸，爭辯不休却又笑声不断。这样的会，我还是第一次見到哪。

张庄大队，去年(1959年)就遭受了一整年的旱灾，今年又从春旱到秋。在秋后“白露”前不久，算是意外的落了一場雨，这真是一个一刻值千金的时机。公社为了支援这个灾情严重的大队，派来了两部拖拉机。但在時間上却規定得很严格，那就是說：在“霜降”后第一天，拖拉机一定要調到柳行大队去，帮助他們耕起晚茬大麦地。時間紧，耕地多，而各小队的畜力又都有些困难。这可怎么办呢？

为此，大队管委会特召开了一次各小队长的联席會議。在会上，讓大伙根据各个队的地亩、畜力情况，采取互評公議的办法，充分发揚民主，来切实安排好拖拉机到各小队帮耕的时间，事情不大，可真有点麻煩。但

是，在这困难的时刻，为了使大伙能心悦诚服，也只好如此。人們都在搶時間呀。

大伙在会上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的評議着、辯解着、爭論着。其中还夹杂着小隊長們帶着新雨后的欣喜心情互相戏謔的打鬧着。

最后費了好大劲，大队管委会陈主任才算把拖拉机支援各小队的時間表很严密地安排好了。可是，当他从头到尾又重新审查一遍，却不由得詭异地問：

“怎么，小馮庄沒来人？”

原来，在時間安排表上，各小队都多少不等的分到些時間，独独把个小馮庄漏掉了。而这个小馮庄呢，不仅土地薄，勞力少，畜力又最弱。整个小队才有七头牲口，就在不久前，他們的一条大犍牛又因生急性蹄炎死掉了。剩下的六头牲口中，一条母牛还怀了几个月的犢，不能干多少活了。这才是“屋漏偏逢連陰雨”，要怎样别扭就怎样别扭。

陈主任說着，四下里扫了一眼，这才看到小馮庄队长馮德玉同志正半低着头，蹲在一边的牆角下。

这半天，当人們都在热烈評議与爭辯的时候，他却蹲在一边，两眼眯縫着，手里拿根草棒在地上东划西划的涂划着。其中有数目字也有順手乱涂的一些不成形的橫豎杠子，最多的是阿拉伯字母2同3。

因为我下放到这个大队来不久，虽然同他也见过面，但没有在一起说过话。加上他平日在会上言语不多，给我印象不深，只不过觉得他是个普通的基层干部罢了。这时一细看：他的年龄还不到卅岁，一付方不方、圆不圆的脸上带着几分憨厚相，一双眉毛生得很别致，又细又黑又整齐，那眉眼间显出几分和气又透着几分秀气。我一时记不起，他有些象谁呢？

“喂，馮德玉同志，你怎么没报数呢？”陈主任这时有些发急地说。接着，他又带些揶揄地笑着问他：“是不是你们小馮庄用不到支援呢？”

馮德玉仰起脸来，咧开嘴笑笑又把头低下了。我恍然想起了一幅水墨画上的刘海，差一点要放声笑开了。

“光会笑！”陈主任仍然带着笑容瞅了馮德玉一眼说。我急忙忍住了自己的笑意。

“那有啥，人家小馮庄，人强马壮嘛。”程庄队长程万里提高了嗓门插了一句。他为人直爽，就是好说几句俏皮话。

陈主任皱着眉头望了程万里一眼，严肃地沉思了起来。谁也再不吭气了，小馮庄的情况比那个小队也困难，可偏偏把它漏掉了。怎么办呢？

“馮德玉同志，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陈主任又抬起头来慢声地叮问了他一句。

馮德玉仍然在地上用草棒随手划来划去，半天，又那么笑了笑，回了一声道：“怎么办都行。”我心想，这位同志真算是虱多不咬，債多不愁哪。

陈主任又望了他一眼，再沒說別的。看来，他也不想再問他什么了。随即，他就对着大伙，認真地說道：

“咱們办事要公平，不能讓別人吃哑吧亏。大伙看看，从哪个小队里挤出点时间来給小馮庄？”

大家互相看了一下，都沒言語。有的人还把头低下了，口里不說心里說：这桩事可咋办？这刚費了大劲才評定好了，能从誰的小队挤呢？半晌，还是那个心直口快的程万里同志冒出了一句道：

“我看，要說公平的話，还是高楼吧，人家的牲口壯嘛。”

“你对你自己公平吧。”高楼队长高洪恩同志馬上回了他一句。他显出十分激动的样子。

“要怕不公平，咱就把牲口換換。”程万里拉开了嗓門，成心挑逗地說。

“要換就連地一齐換。”高洪恩又立时还了他一句。

他們俩这么一来一往，沒容別人插話。有的人在一边光抿着嘴笑。

在开会的时候，他两个就对吵过一陣子。两家的小

队在生产上都是上游。他們的劳力、土地都相差不多，高楼的牲口比較强些。但在今天的会上，高楼反而提出来要比程庄多安排一天，原因就在高楼有一块不久前由公社調整过来的茅草地。这块地原先是一片废閑地，地里长着一种名叫万根草的茅草，根伸到地面下有四五尺深，上年犁断了，下年它又发出来。而且，不耕还好，一耕反而更旺了。这块地一拨过来，就成了高楼小队的一个負担。这次会上，高洪恩同志就抓住了这块地作理由，硬不退讓。他甚至說：“这块地耕不耕的就全看大队了。”这个同志在领导生产上有經驗，就是性子倔，而且有些狹隘。他时常为了些小事，同别的小队鬧得关系不够融洽。最后，大队为了彻底改造那块地，終于同意了高楼的要求。因此，刚才程万里一提，高洪恩就又发急了。

“算啦，你們两个别再吵了，讓大伙說說看怎么办吧。”陈主任說着，眼睛扫着大家。最后，他又特意地看了我两眼。

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由于高队长的脾气别人很不好講話，可是，我也很作难哪！

这时期，我正住在高楼。这个小队的生产同生活都搞的比較好。这是大队特意照顧我这个文弱的画家；同时也因为最近这个庄在干部团結上有些問題，大队要我去

处理。我去后，会是开过了几次，干部間的团结也較前好些了，但是高洪恩同志的思想却并没有真正轉过弯来。这会我想了想，就附在他的耳边上低声商量道：“是不是把咱庄的牲口借一騾給小馮庄？”按說，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他却固执地搖了搖頭。看来，他那种好賭气的脾气又上来了。

陈主任把時間安排表又重头仔細地看了一遍。最后，他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却音調坚定地說：“大伙看怎么样，就从高楼抽出一天給小馮庄？”他说过又两眼望着高洪恩道：“怎么样？”

高洪恩的脖子一下子又涨紅了。他把头一掉，沒吭声。

“还有你們，”陈主任又指了下程万里說：“你們的小队也要挤出半天来。”

“咱們沒問題呀。”程万里放高声音說。他故意弯起眉毛，斜着瞟了高洪恩一眼。

陈主任再次看了看高洪恩道：“你們到底怎么样？”

高洪恩突然身子一挺說：“我們也沒問題！”

我心想，这才是牵着不走打着走哪。这时，陈主任也心情輕松的拖着长音說：“对嘛，这才有点风格嘛。”大伙一陣笑了起来。

按位置，小馮庄正好排在程庄同高楼中間。高楼是

拖拉机帮耕的最后一个小队，时间表也就用不着作多大的更动了。

这半晌，那位馮德玉同志还是那么不言不語地靠在牆角上，靜靜地听着別人講話。看起来，就象这件事同他沒有多大关系似的。

临散会时，陈主任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这个老实人呀，怎么还是这么老实？”想不到，大伙却令人莫名其妙的哄的一陣笑开了。

会后，陈主任才告訴我是怎么回事。

那是在五八年兴修毛利河的时候。当时，各地来的民工刚集合起来不久，人都不大熟悉，各方面的工作也免不了有些忙乱。有几天連續落着小雨。一天，到了快黄昏的时候，晚飯還沒做好。中队长气呼呼地在找事务长，他迎面遇到了馮德玉，在黑影中他看錯了人，就不由分說的批評开了：“你这是怎么搞的？到这会，大伙還沒吃上飯。还不快去想办法把飯烧好！”一說过，他又急匆匆的去检查漏雨的工棚去了。馮德玉同志站着愣了一陣就到伙房去了。他向炊事員打听了一下情况。原来柴禾全湿了，灶底下光冒烟不起火苗。炊事員們正在心焦，有一个同志就不耐煩地冲着他喊道：“閑話少說，你去找些干柴来！”馮德玉又愣着想了想，就直奔他庄里去了，然后从他自家的草棚子里推了一車干柴来。等他把

車子送回去再轉回来的时候，晚飯已經开过了，而且什么也沒剩下。他餓着肚子回到了工棚，恰巧又遇着中队长在查鋪。中队长一看有人回来这么晚，就又对他責备了起来：“早就該休息了，你还到处胡蹣跹些啥？”馮德玉沒言声就走到鋪上睡下了。这件事本来誰也不晓得，还是在后来的評功会上，由炊事班提起那次干柴的事，大伙前后一問，才把事情弄明白了。那位中队长同志当时一陣好难为情，他拍了两下自己的脑瓜子，握起馮德玉的手，第一句話便是：“咳，同志，你真是个老实人哪！”

我听完了这段故事，也憋不住放声笑开了。这时，陈主任就象在總結經驗般地对我說：“对一些手伸得太长的人就不能太客气，可是对一些老实同志，你在领导上就要主动地去支持他。”我連忙点点头，表示很同意他的見解。接着，我可就說到：“人太老实了，就怕他能力差些，工作搞不大起来吧。”因为我想到了小馮庄的困难情况。但陈主任却把头一搖說：“沒問題，馮德玉是去年才提拔上来当队长的。小馮庄的工作是过去把底子打坏了，去年他們受的灾情又最大。”然后，他又笑着对我說：“你別看他悶不出声地，那心里可怪灵透哪。他从小沒上过几年学，現在又会写又能算，而且他还会画几笔好画呢。”

听他这一講，倒引起了我不一点兴趣，也增添了几分亲切感。我很想找个時間同这位老实人詳細的啦啦哪。

这次會議的第三天，我又到大队去参加大队的管委会會議。散会的时候，天已經快半夜了。因为这几天工作比較忙，我連夜赶回高楼去。

这时，月亮已經偏西，天上又剛涂上一层灰云，我出庄不久，路就認不大清了。我勉强摸着那些影綽的田間小路走了下去。走着，走着，等我看到右边出現一个小庄时，才发觉自己走岔了路了。小庄的东南角有一星光亮，我照着它走了过去。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牛屋。屋里，墙上挂着一盞小油灯，挑着一颗螢火般大的明灭不定的灯火。一个年老的飼养員正坐在靠牆的一张桌上打盹。我叫醒了他一問，才知道这就是小馮庄。于是我就問他道：“馮队长哪里去了？”

“准是到菜园去了，說是最近怕有霜冻哪。”老飼养員說。“你坐会，我去找他去。”

“不用了。”說着，我走出屋来，順便看了看他們的草房。当我一看到屋里的存草，这个小庄的穷相可就露出来了。在这不过兩間大的房子里，只放着剛有大半間屋的草。頂多，算有三千斤吧，勉强够两个月吃的。这里比起高楼可就差大了。那里除了鋤好的存草不算，現时一个大麦穰垛和一个大豆莢皮垛动也沒动。至少也有

两万斤存草。

“只这么多的存草嗎？”我不置信的問。

“里面那一堆谷草还留着秋后修里房子哪。”老飼養員說着，自己倒笑了。

“你們打譜准备买草了沒有？”我开始替他們担心了。

“有錢那还不好說？俺們这个穷队，有时穷得連牛屋里的灯油也断了頓哪。”老飼養員坦然地說着，故意望了我几眼。他虽然还不知道我究竟是誰，可是已經看出我是个从上面来的干部。一看到他这副眼色，我立即想起了前天陈主任說的話。我想，无论如何，今年大队要設法貸点款給小馮庄买牛草才行。

出庄后，我就順着去高楼的一条小道走去。走不远，就到了小馮庄的菜园地。园里种着菠菜、白疙瘩、最多的是大白菜。只見周围灰蒙蒙的一片，再远就看不清了。我站在园边望了望又喊了两声，馮德玉不在这里。我只好一直去高楼了。

走过将近一半路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迎着稀微的月光，前面有一团黑影在緩慢的移动着。这是个什么怪物呢？我不觉放慢了步子。再走近些一看，原来是一个 人，身上披着一条被子，在高楼的一块胡蘿卜地附近踟躕着。那个人看到我，也迎着我走了几步。待我走到跟

前一看，想不到竟然是馮德玉！我一时好奇怪：他跑到高樓的蘿卜地里來干什么呢？

他可能看出我的心思，便笑了笑說：“朱集大隊那條豬又竄來了。”

南邊朱集大隊飼養場有一條出色的却異常狡猾的種豬。人們一個不留心，它就會半夜里爬上牆，跳出圈來，到處找野食吃。有時，它能跑出十幾里路以外。而且，它一跑出來，就白天藏，夜晚躲，三兩個人硬是喂不上邊，簡直成了個禍害。今天夜里，馮德玉出來觀察霜凍的時候，發現這頭種豬正竄進高樓這塊蘿卜地來。他跑過來把它轟開了。等他一轉身，它又轉回來了。附近只有高樓這塊蘿卜地，它算吃上癮來了。馮德玉連趕過它幾次，它繞着水溝、田埂同他打開了游击，他就算被這條種豬給纏住了。我問他，怎麼不去叫人們來呢？他說：“這東西的嘴最饞，趕着趕着，還叫他掀了半畦子的蘿卜呢。這會兒，它不知又躲在那里瞅門道哪。”我一聽完，想起他先前那個故事，止不住又想笑。接着，我告訴他，我剛才到過他們的牛屋。我並且鄭重地對他說道：“你們的牛草存得太少了。”

“是嘛，”他咬着嘴唇應了一聲，然後又道：“過兩天就想辦法。”

“應當早些想辦法！”我加重了語氣說。我本想勸

他过几天就到大队去商量貸点款，可我又一想，这位老实人怕不好意思多开口，不如我順便对陈主任說一声，就沒再多說什么。

我辞別了馮德玉，回到高楼。走近我住的那間小屋时，看到小屋里透着灯光。我推門一看，却是高洪恩同志坐在那里。他一見我回来，就急忙迎上来說：“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該餓坏了吧？”他說着就两步跨到牆角下，在一个平日燒茶用的小鍋底下，添了两把柴。鍋底下余火將熄，想是他已經候我多时了。我一回头，看到桌子上还有切好的面条，我心里一陣好不安。

高洪恩同志，除了思想上那点狹隘，工作积极，对人也很有热情。我們两个也有了些友誼。我来到这庄后，他对我各方面照顧得都很周到，有时甚至叫我很为难。这时，我急忙向前拦了他一下道：“快別麻煩了。我不渴也不餓。”他却用手把我一挡說：“你快憩着吧，这是咱家自留地里长的菜豆。……”說話間，一鍋燒过的热水就开鍋了。接着，他不容我多爭執，一轉身就把面条下上了。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很快的，冒了两个滾，面条就熟了。他先盛了一滿碗放在我面前，再替自己連湯帶水的盛了大半碗，这才問了問我今天开会的情况。接着，我把会上討論的搶耕种麦，保存紅芋种子以及有关社員福利上的其他事情对